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日取小

第百四十三號

本號四張售洋二分

本報登載各稿版權所有不准轉載

癸亥年十一月十一日
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

本報辦法

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

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

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

全年大洋三元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

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號三角

普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號一圓

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號大洋一

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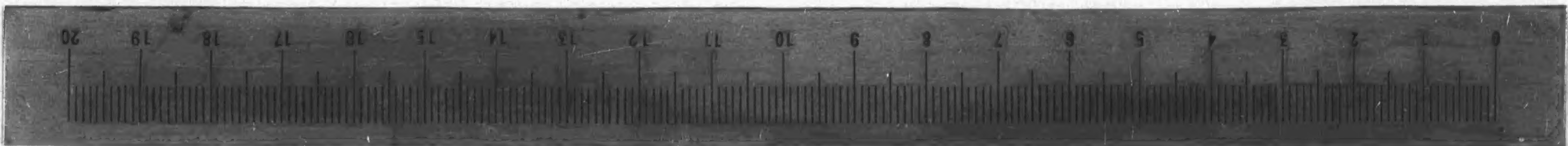
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錦新里良晨好友社

最小彙編優待預約 最小報式如書頁。原備訂册保存。茲將一編。外加彩色封面。由嚴箇凡先生精繪美女畫。張枕綠先生題字。先自第一號起至第一百二十號止。付訂四編。每編實價大洋五角。准於十三年元旦訂出。凡在年內來費預約者。特別優待。每編祇收大洋四角。四編合購。祇收大洋一元五角。寄費不加。滿洋請由郵匯。外埠以發信日爲準。
良晨好友社佈

尊處亦需印刷否？

本社承印書籍。簿據。章程。傳單。招貼。封箋。名片。一切零星印件。代製鋅銅三色版。有種種勝人之處。試舉如下。(一)本社聘有美術家。專司打樣。務使格式美觀。倘需繪圖。亦極便利。(二)本社校對員。學宏心細。代爲校對。謬誤甚少。(三)本社所聘印刷技師。富於經驗。印刷之清晰。墨色之鮮明。高人一等。(四)本社以改良印刷業爲職志。非華華爲利者可比。故取價特別低廉。(五)出貨迅速。約期不誤。外埠委印。郵運費由本社擔任。有意委印者。請將需印之件。加以說明。函寄上海市新碼頭裏小橋頭良晨好友社承印部。當即開呈估價單。商訂辦理可也。本埠駕臨面洽尤妙。
良晨好友社承印部啓

本社今有普通郵票。計一分三分一角等俱有。自用有餘。擬以換現。特定辦法如下。凡個人團體公司行號日常需用郵票頗多者。請逕向本社兌換可也。(一)每兌郵票一元。加贈四分。以酬雅誼。多則類推。(二)兌換數目。至少十元。(三)所需何種郵票(如一分三分一角之類)若干枚。請聲明。當照辦。(四)銀元、鈔票、匯票、本埠當日支票。均可兌換郵票。(五)凡郵兌者。雙方郵費。各歸自理。
上海良晨好友社佈



短篇小說

糊塗偵探案 (八) 朱秋鏡

三萬六千三百五十四 (續)

起了許多疑問。倘使這犯人竟是姚企人的朋友。這事情便可以明白了。必是那朋友造好了票子交與姚企人去贖混兌現的。不料事情沒有成功。又想叫我去騙他們呢。忽又轉念自己暗笑道。這真太糊塗了。現在這手印到底是那一個的尚未明白。豈能如此武斷。倘這指印竟是姚企人的。也未可知。因為他本是此票的主人。難免不把指印留在這上面啊。如此一

想。覺得與事實格外符合。便專等姚企人回來。以研究竟。停了一回。姚企人果然回來了。白芒不問情由。先叫他把手上的墨筆塗着他的手指。叫他把手指的手模印下來。姚企人十分驚訝。忙問何故。白芒道。這事與你甚有關係。必須要留下來的。姚企人怒道。不能不罷。你豈不是把我當做囚犯麼。無論如何。不能如此無理。白芒才大笑道。這真可笑了。既然如此。我先告訴了你罷。只因這票子上有許多指印。其中也有我的在上。我想。或者也有你的在上。這本沒有甚奇怪。因為凡是經手拿過的。偶因手汗墨水等關係很容易留着指印的。現在不過要辨出誰是

誰的指印。除了知道的以外。那不知道的。便當真有可疑了。姚企人這才明白。果然把手模印下來。細細與票上的一對。竟對出三個相同的來。那最小報紙上的一個指印。却也是姚企人的。現在除了已曉得的外。不知道就祇有三個手印了。白芒大喜。握着姚企人的手道。這真幫助我不少。因為現在的進行。便更容易了。祇消去查出。這其餘二個指印的主人。便可以知道究竟。並且也祛除了我心裏一種的疑惑。我想不到幾天總可查出究竟了。你且等着我的報告罷。

於是白芒告辭出來。便心想關於這種票子的事。必須要到票子

最小第一百四十三號

第一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最小第一百四十三號

第一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店附近去調查的。所以在老北門一帶票子店的左近。細細調查。一家家去有意無意去兜搭。或是假裝要買票子。或是問問開彩的消息。或是對對號碼。偶或見了有甚麼指印等等。必定設法把他弄來。果然這一天在萬全財票店對號單上發見一個指印。他設法把這對號單假意一撕。撕了半張。那夥計大怒。他便連聲謝罪。自認太不小心。還有心買了兩條當天開彩的票子。那夥計也無可如何。祇得把這張紙換了一張。白芒便寶貝也似的。把半張對號單藏了起來。帶回去一察看。不料這指印竟與那假券上留着的二個中之一完全相同。白芒大喜。心設一計。便

把今天買來的二條票子。上下二面都塗着一種油膏。這也是驗指模傢伙中所有的。預備偷印人家的指印的。當下他預備好了。等到明天。吃飯時候。趕到萬全財票號。有意把這張票子。送到一位年老的門前。請他查查可會着彩。那人拿來細細一對。便笑對白芒道。這一條着了二彩末尾。還有一條。待我來查查看。巧得很。這一條着了。乃是十彩。二條共得獎金洋一元六角。你還是要換票子。還是拿現金。白芒一聽。心中暗暗着急。想天下竟有如此巧事。我本來不要他着彩。偏偏他又着了。便急忙道。不要不要。那夥計又誤會了意思。以為是不要票子。是要現錢。

便道。不要也好。如此拿現錢罷。便又高聲叫道。二彩末尾一條。十彩一條。共計大洋一元。小洋六角。……白芒更加着急。忙趕上去想把票子奪下來。連道。不對不對。快把票子還我。我不要兌現。快快把票子還我。那夥計似乎有些奇怪。心想這人中了彩不兌現。倒想不出是甚麼緣故了。便在這呆了一呆的當兒。早被白芒把票子搶在手中。飛也似的。跑回去了。到了家裏。心中尚是亂跳。猶喜脫險回來。沒有把重要的證據拋掉。追細細一驗。果然查出這票子正面。有一個姆指印。反面有一個食指印。恰好與那假票上的二個指印相同。於是白芒的偵探手續。

良晨箋

良晨箋是一種最新美術信箋。張枕綠題字。嚴個凡補畫。格式極別緻。印有紅色綠色藍色三種。任憑選擇。購備自用。顯得自己的考究。贈送親友。費少而惠厚。多購照批價。信箋長年可用。樂得特別便宜。

每百張實價大洋二角。

每壹千五百張。實價大洋三元

每四千張。實價大洋五元。

寄費不加。郵票通用。

上海南市新碼頭裡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發行

到此已告完畢了。此後他便仗着腦力推想。諒必這店主。便是那年老的。深心遠慮。平時必已預備了假票不少。待等大彩開了出來。他又把號碼印人。却也一時不能現出。只要有人把這種票子來兌現的當兒。便把假票掉給他。祇說他的票子。乃是假的。這真是神機妙算啊。繼而又想這事情明白是明白了。祇是怎樣辦法呢。有了。不如直接去報告貴州賑務公司。關照他們倘有此券發現。請他們暫時止付。再把萬全財的主人追究起來。有這幾個指印作證。諒必可以水落石出的。當下便帶了這幾張票子。直到貴州賑務局來。直接訪見總經理。說明來意。先將這

幾張票子。交給總經理看了。便又請他暫時把那獎金止付。那總經理起先聽了。倒很覺注意。後來便寫了幾個字。叫一個茶房進來。對他說道。你把這字條交給謝先生去照辦。不得有誤。那茶房答應去了。總經理才微笑着對白芒說道。這票子既不是你自己的。何以又如此熱心。替他辨護呢。白芒道。那人也是我的朋友。他既然相信我。我把這事交給我替他辦。我自當竭力辦了。總經理道。但是你可曉得這事情有些蹊蹺麼。你不知獎券的章程。我對你詳細一說。你便明白了。那第三獎的票子。本來是上海有公司承銷的。後來轉過福會來天來運幾家票號承銷的。最

後才到得利票號售出。那獎金才已於第二天早上兌出去了。所以令友的一張票子。竟有些莫名其妙了。萬全財主人早已來報告過幾個手指印。不作爲憑的。是老兄恐怕倒有些嫌疑呢。方才已寫信去叫包打聽來了。想來這時已將到咧。橫豎事情總要水落石出的。暫時祇得有屈你老兄。在你身上查出原人來罷。正說時。果然推門進來有三五個人來。都是歪戴着帽子有七八分流氣。一望而知。是包打聽一流人物。白芒大驚。立起身來。想要辨白幾句。幸虧得那幾個包探中有一個認識自己的。挺身出來道。阿呀。這不是白芒偵探麼。他乃是西法的包打聽啊。爲

●最小第一百四十三號

第二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●最小第一百四十三號

第二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何在這裏呢。那說話的名喚喬二。與白芒有一面之識。白芒見有人認識。這才把心放下。這時心裏明白。知道必是姚企人弄的玄虛。自己也幾乎上了他一個大當。便也顧不得從前的友誼。將事情約略說明。領了這一大隊人馬。趕到蘭園旅館來。那姚企人這時人恰不在。便開了門進去。只見桌上與四面的陳設。均沒有動過桌子底下。有一隻小鐵箱子。鎖得甚牢。再也開不下來。四面搜尋鑰匙不見。也查不出甚麼別的東西。白芒正在着急。忽的外面茶房送進一封信來。上寫着白芒先生密收。下署着姚絨。白芒不覺必中一動。急忙趕出去問是何人送來的。答道。是一

個小畢三模樣的人拿進來的。又問姚先生可曾來過答道。不曾。白芒心中明白。必已逃去了。急拆開信來看時。上寫着。白芒老友。頃知事急。已暫避。勿念。小鐵箱鑰匙在桌上花瓶中。此功可讓之於足下也。姚企人白。即刻果然在桌上花瓶中檢出鑰匙。把小鐵箱開了。裏面明明放着幾十張假造獎券號碼。還沒有填明。另有一副小印刷器具。却是印號碼用的。有一把鐵夾。中間的數目鉛字。也留着未動。白芒拿來一看。恰恰一些也不差這數目正是三萬六千三百五十四號咧。(終)

關於小說之文

小說作法漫談

寒星

要想成功一個作家。對於各派有名作者的作品。須細心地去研究過。更須細心地把各種名作裏的題材結構描寫。詞句。語氣風格等一一領會。或是賞玩到了精微處。多讀。多多研究。多作。這是一個創作家所必須預備的工作。有許多作者。他們在數年以前。都是很有聲名的著作家。但是到了現在。他們的名字。不大聽見。幾乎消失在現代的著作界了。他們的文名。爲什麼消落到如此地步。這都是沒有最終的忍受與努力的緣故。這種弊病。是現代一般年輕的著作家所急宜戒避的。

閒文

殉情的女間諜

景吉森

在風雪交加的時候。一個葛利興農夫連忙躲進卡瓣心山的石洞。他尋到了一點燃料。預備去烘乾他的衣服。當火光漸明以後。他看見一副骨殖擱在地上。不由怪叫起來。再定神瞧時。只見衣服差不多霉爛殆盡。然而頭顱上幾根雲髮。一望而知為婦女的髮。兩手腕都被手拷桎住。并且拷上還有鐵鍊。一直縛到打入土內極深的鐵樁上。

又尋到一只空的錫杯。盛這毒藥的瓶。一堆彷彿自臘燭上流下的羊脂凝着。小皮匣內有一本日記簿。同兩張小影。影中男子着的俄羅斯馬隊長服飾。女的年紀看去很輕。

當下有一個老年人出來說。女的叫瑪太林排梨克。那男的便是伊情人。至於伊的一生命運。和為什麼寂寂無聞的蛻化在這洞裏。日記簿上載得很明白。

伊日記上說。當一千九百十四年的戰事爆發時。伊却同伊雙親住在鄰近羅馬尼亞的俄屬波蘭一個小村落內。伊那時可算美冠一村。除掉嫁農夫做妻子。決計做夢也想不到在二十歲之前。竟同荷蘭

跳舞女郎瑪太哈里。被法國指為女間諜而殺死一般的在歐羅巴州揚名咧。

瑪太林住的村莊。忽然有一天來了一隊俄皇先鋒馬隊。那甲必丹叫包爾綏洛甫。他的容貌一望而知為工有心術剛毅不羣的人。那時他部屬軍隊駐在鎮上。所以不久瑪太林的一般深情。便注在他身上了。

伊知道綏洛甫負有重大責任。并且伊這時又激動了伊的愛國心。因為伊的確是波蘭人。那波蘭受俄皇的鞭撻已經四世紀了。所以伊就聯絡了綏洛甫籌劃抵抗那些苛刻的羅曼諾夫。果然有志竟成。伊不但是綏洛甫的情人。并且是

■最小第一百四十三號

第四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■最小第一百四十三號

第四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他的耳目咧。

在俄國革命以後。綏洛甫投身到過激黨裏。在田烈更和雷其的反對革命軍裏刺探秘密。後來雷其耳敗退。他便在潘路賴將軍的軍隊中繼續做間諜生涯。瑪太林仍舊跬步不離的做他的耳目。

一天夏日清晨。他同伊竊取了幾件公文。坐了飛機預備去報告時。剛從潘路賴陣線後飛起。就被鎗彈擊壞引擎。憑空跌下來。綏洛甫也受了傷。

潘路賴開過一次軍法審判。判決他們同樣死罪。綏洛甫銜着一根香煙。臉上微笑而死。然而瑪太林的本領可是大了。伊一壁同守衛兵軟語接吻。乘他不備就拔出刀

刺他的肩背。亡命而逃。伊熟識許多的間道小徑。所以天快黑時。伊早越過過激黨陣線。安然脫險。但是那時有一小隊軍人。他們因綏洛甫和瑪太林洩漏秘密而害死他們不少同伴的性命。他們宣誓說。殺掉了綏洛甫不算。必得把他的耳目女郎也殺掉。

那時瑪太林在卡瓣心山腳下的羅馬尼亞的小鎮霍丁。做酒家侍婢。伊的日記簿上寫着道。『我曉得此地不是安居之所了。昨晚有兩個說俄羅斯話的客人到這酒店裏。我照常的伺候他們。他們除掉叫我拿飲食以外。一句話也不說。不過他們中之一。狠狠的對我看着。我也不知道從前有沒有見過他。』

難道他見過我嗎？我也不甚明白。……

以上幾行寫得非凡整潔。然而以下一頁就潦草得很。伊寫道。『末日到了。蠟燭也祇有微光。微光一盡。我也要服毒了。此地這有包爾的小照。包爾！我同你初次見面般的接個吻罷。我今年不過十六歲哩。然而我已有成人的愛情哩。我因為他情願坐而待斃。蠟燭快盡了。我必得寫個明白。讓世人或者曉得這女郎如何的死。我所怕的他們果然來了。酒家中的客人是潘路賴所屬軍人之一啊。在一個鐘頭前。他擒我離開家中。他又我喉嚨的手使我驚醒。』

(下期登完)